

← (上接2版)

人的权力支配关系。其次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要被进一步实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再次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要被进一步实现为国家所凭靠的观念对生活的统治。在这三个层次共同支撑之下,资产者对工人的统治被人们理解为普遍观念对现实生活的统治。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和灾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的内部机制。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通过对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的商品化和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带来对生产力的永恒革命和对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与此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普遍的商品化机制,被资产者所召唤出来的强大生产力无法直接成就社会,它必将以过剩生产力和过剩财富的面目一次次地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危机不会带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动变革,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完全不同。在封建社会解体之时,在其内部可以有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成;在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周期性危机的客观条件之下,却绝不会有另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得以生成。换言之,资本主义危机或者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或者将促成无产阶级的革命。

第五,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其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强调它既有客观的前提,更需要我们的自觉介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危机将导致大批工人被甩出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成为彻底的一无所有者、与整个体系相敌对。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得以产生的客观前提。在此前提之下,更要紧的是我们的自觉介入,我们要通过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带来对工人组织和工人的提升。工人并不天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他(她)们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上升到无产阶级的水平,才能不再只是谋求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权利,而是致力于对社会关系本身的全面变革。至于工人能否必然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高度,马克思反复强调,这绝不是一个被保证的过程,它正是我们要肩负起的历



由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特里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题展览于今年5月5日正式向公众开放,持续5个半月。

↑展览现场巨大的马克思视觉装置

→一位参观者在入口用手机拍照 新华社图



→经欧洲中央银行授权,特里尔政府出资发行了零欧元面值的马克思纪念钞。 资料图片



史使命。

可以说,在对现代世界的根本判断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正好相反。黑格尔虽然看到现代世界中充满着矛盾,但他坚信由于在家庭、市民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以理性概念为根据的结构性关系,这些矛盾可以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的平衡关系中过上以自由为原则的现代伦理生活。马克思则刚好相反,他在思想中直接把握住了现代世界的矛盾本性;通过分析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结构,他揭示出了自由与

奴役之间的矛盾;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危机,他揭示出了理性形式与非理性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本性的把握为根据,马克思进一步讲述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 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

以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根本断定为基石,我们可进一

## 德国的纪念



←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当天,德国特里尔市为纪念这位思想家,在部分红绿灯中嵌入了马克思的形象。

视觉中国

步去思考马克思思想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但要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关联起来,它至少还要包括另外两个方向上的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

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明确交待。这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当然是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在这里我们无法去深入分析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所留下的诸多重要线索,仅以《共产党宣言》的7篇序言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资本主义批判和无

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两大领域都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马克思在俄文版序言中明确提到,他们在1848年所看到的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到了1882年这一画面就必须被改写,此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至少同时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透过这一简要提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晚年一直在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

在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正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采取先政治革命、后社会革命的方式,政治革命指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社会革命指以无产阶级的国家为主体,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补充。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马克思给出了两点重要补充:在看到了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之后,他在德文版序言指出无产阶级不能只是夺取政权,还要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才能以无产阶级国家为主体来完成社会革命;在看到俄国的革命运动发展状况之后,他在俄文版的序言中指出,俄国已经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驱部队。换言之,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可能先在俄国取得成功。恩格斯在波兰版的序言中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在波兰这样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力量软弱,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的政治革命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这三个层次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设想到了三个不同处境下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并对这三个版本的政治革命的具体路径都保留了充分的开放性。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先在德文版的序言中明确交待,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处提到的那十条措施不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有新的写法。换言之,社会革命的措施究竟怎样实施,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十年之后,马克思在俄文版的序言中又大胆设想在落后的俄国,如果政治革命成功,其社会革命的道路可能怎样展开。同样,马克思在这里给出的依然是一个充满开放性的表述。

简言之,无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路径,马克思的思想都具有明确的开放

(下转4版) →